

辽代《耶律善庆墓志》补释*

李思齐

内容摘要: 2018年《辽金历史与考古》上公开了一方辽代墓志,被命名为《耶律善庆墓志》。经辨认对比,《耶律善庆墓志》与内蒙古大学藏契丹小字《故侍中墓志铭》出土于同一墓葬。墓主人耶律善庆即《辽史》有载的耶律夔奴,为辽代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关键词:《耶律善庆墓志》 《故侍中墓志铭》 仲父房 耶律善庆

内蒙古大学于2009年底购得一批契丹小字墓志铭,已陆续公开了一批墓志全文及释读,而后收录在《契丹小字再研究》^①中。但是有两方墓志的全文至今还没有正式公开^②。这两方墓志,一方因墓志盖上有汉字“故侍中墓志铭”,故以此命名(以下简称“契丹小字《侍》志”);而另一方欠缺墓志盖,按照墓志文中第一行“𐰽分 𐰽木 公及 𐰽与 𐰽分 𐰽小 𐰽为 𐰽木 𐰽为 𐰽木 公 𐰽矢 𐰽与 月 𐰽”(仲父房内捻·斡特懒郎君之墓志铭),吴英喆在其文中命名为《耶律斡特懒郎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契丹小字《斡》志”)。这两方墓志的墓主人均属于仲父房,为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的后代。且据吴英喆在其文中给出的契丹小字墓主人世系及推测,契丹小字《斡》志墓主人为契丹小字《侍》志墓主人的孙辈。

学者曾对仲父房在世系进行过专门研究,特别是对辽国名将耶律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契丹文整理与辽史研究”(21VJXG014)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引用契丹小字墓志铭,如无特别注释,均出自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不再一一出注。

② 吴英喆:《中国新出的契丹文字史料》,[日]荒川慎太郎等编:《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3年,第166—178页。

哥一支进行过系统梳理^①。胡娟、海勇合撰的论文首次用到 2018 年新近公开的一方汉文撰写的仅存墓志文、欠缺墓志盖的《耶律善庆墓志》(以下简称“《善》志”),同时还公开了一方名为《大辽国故延昌宫副宫使耶律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延》志”)的墓志盖^②。《善》志的墓主人从内容上判断,同样出自仲父房耶律休哥一支。另外,《延》志的墓主人经推测,为《善》志墓主人的父亲耶律燕哥。需要指出的是,胡娟、海勇的录文有一些错误,此后,常志浩、李玉君对《善》志录文进行了校订,值得参照^③。

笔者依据《善》志的内容与契丹小字《侍》志和契丹小字《斡》志公开的部分信息,结合其他出土墓志铭仲父房相关内容对《善》志的世系进行重新拟构。最后再从《辽史》中寻找墓主人的蛛丝马迹,从而达到对《善》志进行更加详细的释读的目的。

一、《侍》志与《斡》志记载人名释读

首先为了更加明确契丹小字《侍》志与契丹小字《斡》志在仲父房世系中的关系地位,笔者就目前已公开的吴英喆在《中国新出の契丹文字史料》中提及的契丹小字信息进行综合梳理。已公开的两方墓志的世系如表 1 所示(其中契丹小字对音的汉字,加下划线者为吴文的释读结果,其余汉字对音为笔者的释读结果):

表 1 契丹小字《侍》志与契丹小字《斡》志记载世系对照表

世系	契丹小字《侍》志	契丹小字《斡》志
一世	又 乚 立 为 出 <u>述澜</u>	又 乚 为 出 · 又 乚 友 <u>述澜 · 释鲁</u>
二世	乚 央 余 伏 <u>老古宁</u>	乚 央 欠 伏 · 乚 矢 <u>老古宁 · 绾思</u>

①胡娟、姚崇:《辽耶律休哥世系考》,《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91—211页。

②胡娟、海勇:《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82页。

③常志浩、李玉君:《从〈耶律善庆墓志〉看辽代“郎君班”等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29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81—391页。

续表

世系	契丹小字《侍》志	契丹小字《斡》志
三世	𠵹𠵹伏·𠵹丙曲 <u>逊宁·休哥</u>	𠵹𠵹伏·𠵹丙曲 <u>逊宁·休哥</u>
四世	不详	𠵹奈伏·𠵹文𠵹 𠵹𠵹 <u>胡睹堇·延哥(燕哥)</u>
五世	公及𠵹用𠵹为出𠵹·𠵹火 公友 <u>内懒·瑞奴(藁奴)</u>	公及𠵹用𠵹为出·𠵹火 公友 <u>内懒·藁奴</u>
六世		令丙𠵹·𠵹友 𠵹𠵹 <u>迪鞞·五十</u>
七世		公及𠵹𠵹·𠵹分𠵹𠵹为𠵹 <u>内捻·斡特懒</u> 令用𠵹 𠵹为𠵹 <u>敌鲁 郎君</u>

表 1 显示, 两方墓志的第五世应为同一人, 而且前三世几乎是完全对应的。第三世, 即逊宁休哥的“逊”字, 其契丹小字拼写有所不同, 不知是吴英喆的录文有误, 还是墓志原文如此。《侍》志第四世由于墓志全文尚未公开, 暂时不知道原文是否提到。不过, 观契丹小字《斡》志可知应该是吴英喆释读出的“胡睹堇延哥”。“𠵹文𠵹”典型的对音汉字, 如寿昌五年(1099)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以下简称“契丹小字《奴》志”)第 5 行可见“老古燕王”的“燕”; 又见天庆三年(1113)契丹小字《萧𠵹(查刺相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契丹小字《𠵹》志”)第 8 行中拼写延寿公主的“延”字。此处吴英喆释读选择的是“延”字对音。

契丹小字《侍》志墓主人“𠵹火 公友”和契丹小字《斡》志中记载的祖父名字“𠵹火 公友”显然是同一人。其名目前为止拼写为“𠵹火 公友”的比较多, 而“𠵹火 公友”似是初见。“火”对音“禹”, 发音为“ju”^①。而“火”经常用来拼写汉字“尉”, 发音似为“ui”。则“𠵹火 公友”如果严格来发音的话, 或许应该为“乳奴”, 或者拆分开来,

^①李思齐:《辽庆陵东陵人物壁画契丹小字墨书的复原与考释——兼论东陵圣宗陵说》,《北方文物》2021 年第 3 期,第 90 页。

拼为三个汉字“如意奴”。契丹小字《𡗗》志的汉文墓志中出现了“藁奴”这一种发音方式,则此处笔者倾向用已知出土墓志中用过的汉字发音来对音。其拟音从契丹小字《𡗗》志,定为“藁奴”。

二、耶律善庆与耶律藁奴世系对比

由上表可知,契丹小字《侍》志与契丹小字《斡》志同属耶律休哥一系,即横帐仲父房。根据吴英喆介绍,这两方墓志埋葬地为“令公毋友 丞”(或记作“令公刈友 丞矢”),此山又出现在大安七年(1091)契丹小字《耶律廉宁详稳墓志铭》与契丹小字《奴》志中。此处出土过横帐仲父房的多方墓志,可知其为耶律休哥家族墓葬^①。

因此,契丹小字《侍》志与契丹小字《斡》志与目前已知的该地区出土墓志有一定的关系。阅读耶律休哥家族的相关墓志,会发现一些端倪。

胡娟、海勇提到,《善》志为2017年6月27日当地文物管理所征集,一同征集的还有一方墓志盖^②。据该文推测,墓志盖的主人为《善》志主人之父。表2列举《善》志主要世系(括号内为笔者的补充说明):

表2 《善》志记载世系表

高祖	绾思(墓志文如是,错误。墓志谓“官至于越,实德祖皇帝之元昆,而太祖大圣天皇帝之诸父”,据此可知,应为 述澜·释鲁)
曾祖	乐古宁(即老古宁·绾思。观此处汉字词汇,为仅见辽代原汉字对音,故从《善》志,径改做 乐古宁·绾思)
祖父	逊宁(即宋国王,于越 逊宁·休哥)
父	燕哥 ,延昌宫副使(不详其为休哥第几子,有待新资料公开)
墓主人	善庆,字庆余 。燕哥次子。故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妻:大国舅小翁大丞相齐国王之女,韩国夫人萧氏。
子女	一子: 景山 ,观察使。妻:大国舅大长公主之孙女,萧氏。
孙子女	长孙 温 长孙妻:国舅余都古节度使之女,萧氏。 次孙 良 三孙 恭
重孙	必刺里

①胡娟、姚崇:《辽耶律休哥世系考》,《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第191页。

②胡娟、海勇:《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第282页。

据表2可知,耶律善庆与契丹小字《侍》志墓主人同属耶律休哥一脉,有必要继续探究耶律善庆与契丹小字《侍》志墓主人内懒·藁奴之间的关系。契丹小字《侍》志墓主人内懒·藁奴的父亲,即“斗奈伏·百文考兀券”,其发音与耶律善庆之父耶律燕哥同名。据《辽史》记载,耶律休哥有子高八、高十^①,漏载了燕哥。可假定“斗奈伏·百文考兀券”即耶律燕哥。如果该假定成立的话,耶律善庆与内懒·藁奴或为同一人。在未梳理二者的任官履历之前,支持此假说的简单依据有以下两点。

其一,契丹小字《侍》志的墓志盖上汉文“故侍中”的称呼,与耶律善庆的“检校太师兼侍中”相仿。

其二,吴英喆介绍,契丹小字《侍》志的墓志文作成时间为“又 今 分 升 及 内 屏 中 有 今 小 丹 小 考 文 圣 为 穴 艾 令 力 力 北 小 丹 及 今 天 矢”^②(于大安七年岁次辛未正月辛酉朔十日)。《善》志第46行记载“维大安七年岁次辛未正月辛酉朔十三日建”^③。两者墓志铭作成时间仅相差3天,而且葬在同一处家族墓葬,可以合理怀疑是同一人。

以上判断建立在“斗奈伏·百文考兀券”为延昌宫副使燕哥的基础之上。为找到耶律善庆与内懒·藁奴为同一人的决定性证据,有必要对耶律藁奴的相关记载进行排查,来与耶律善庆做对比,最终证实耶律藁奴即耶律善庆这一假说。

三、耶律善庆与耶律藁奴任官对比

《辽史》有关耶律藁奴的记载有3条,分别是“(咸雍三年六月)壬申,以广德军节度使耶律藁奴为南府宰相”^④;“(咸雍七年冬十月)壬戌,以南府宰相耶律藁奴为南京统军使”^⑤;“(大康元年)十二月乙丑,以南京

①脱脱等:《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年,第1433页。

②吴英喆:《中国新出的契丹文字史料》,[日]荒川慎太郎等编:《契丹[遼]と10~12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第175页。

③常志浩、李玉君:《从〈耶律善庆墓志〉看辽代“郎君班”等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29辑)》,第384页。

④《辽史》卷二二《道宗二》,第302—303页。

⑤《辽史》卷二二《道宗二》,第307页。

统军使耶律藁奴为惕隐”^①。

除传世文献之外,出土文献中也能寻到此人。重熙十四年(1045)的汉字《秦国太妃晋王妃墓志》中记载,萧和妻秦国太妃有孙女十三人,其中第三个孙女萧胡都姑“适金州防御使耶律藁奴”^②。

由此可将以上耶律藁奴的经历与墓志所载耶律善庆的经历按照时间轴进行比对,列入表3:

表3 耶律善庆与耶律藁奴仕宦比对

年月	耶律善庆	耶律藁奴
重熙五年(1036)至 重熙十四年(1045)间	五年,始冠 司御宝 授太子左卫率府率 再加左千牛卫将军 升孩儿郎君班 复进 金州防御使	 金州防御使
重熙十四年(1045)	进加章懿宫都部署	金州防御使
重熙十八年(1049)	转崇德、延庆宫都部署 改授 广德军节度使 兼凝神、崇圣殿都部署 ^③	
咸雍元年(1065)	再知乾州 ^④ ,入为南面 林牙	
咸雍三年(1067)	拜 南宰相 ,既考留任	六月壬申,以 广德军节度使 耶律藁奴为 南府宰相
咸雍七年(1071)	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燕京统军	冬十月壬戌,以 南府宰相 耶律藁奴为 南京统军使

①《辽史》卷二三《道宗三》,第315页。

②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页。按,《续编》录文为“药奴”,但据清晰拓片可知,该处应为“藁”字而非“药”字。

③凝神殿在乾州(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1987年,第151页)。《三朝北盟会编》原文“乾州则凝神、宜福殿”,为辽末进士史愿所撰《亡辽录》之语,《亡辽录》辑本参见曹流《〈亡辽录〉辑释与研究》,巴蜀书社,2022年,第151页。此外,崇圣殿似亦在乾州。

④《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载:“乾州,广德军,上,节度。”(第527页)

续表

年月	耶律善庆	耶律藁奴
大康元年(1075)		十二月乙丑,以南京统军使耶律藁奴为惕隐
大康二年(1076)	除大内惕隐	
大康九年(1083)	冬,上幸中京,封册燕国王。行礼。发使者,既召至,延访移刻,因迁侍中以优之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耶律善庆与耶律藁奴在任官履历上高度一致,可以合理认为耶律善庆即耶律藁奴。大康九年,耶律善庆去世前几年,还“迁侍中以优之”,逻辑上可以合理推断,契丹小字《侍》志的墓志盖称耶律藁奴为“故侍中”,原由就在此。

因此,笔者认为,《善》志的墓主人与契丹小字《侍》志的墓主人为同一人——耶律善庆,字庆余;契丹名内懒·藁奴,即《辽史》中有明确记载的耶律藁奴。

四、关联人物

耶律善庆的妻子即大国舅小翁大丞相齐国王之女,也就是萧孝穆之女。其名字,《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中提到,为萧胡都姑。

契丹小字《斡》志墓主人的父亲迪辇·五十与《善》志世系的比对比比较容易。因为耶律善庆仅有一子,名景山。则迪辇·五十即耶律景山的契丹名。

耶律景山之妻为大国舅大长公主之孙女。胡娟、海勇已分析为秦晋国大长公主之孙女,即萧绍宗之女^①。但是,萧绍宗去世时其子女还年幼,无法判断具体指的是哪一个女儿,需要等契丹小字墓志内容公开才能最终判明。

契丹小字《斡》志墓主人内捻·斡特懒与《善》志世系的比对比略显困难。契丹小字《斡》的志刊刻时间在该志第 22 行契丹小字为“父 今 和 戈 山 戈 矢 为 丰 斥 艾 虫 穴 虫 虫 冬 北 小 舟 爻 丁 采 丞

^①胡娟、海勇:《辽〈耶律善庆墓志〉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第 286 页。

(中不详)令勿为 扎兀 公企公^①为 令用券 戈为去 木公”(寿昌五年己卯年七月壬寅朔二十日辛酉(中不详)字族弟敌鲁郎君书丹)。由上可知,斡特懒郎君与其祖父去世相差不到8年半的时间。从目前仅公开的部分内容,仍难以推断《善》志所载孙子辈的三人与斡特懒郎君之间的对应关系。除此之外,敌鲁郎君与墓主人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有待契丹小字墓志铭的进一步公开。

胡娟、姚崇提到,2014年曾在休哥家族墓地出土一方墓志盖,篆刻“故耶律郎君恭墓至文”^②。如果此耶律恭为耶律善庆第三孙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耶律善庆的孙子辈有两人英年早逝。

五、结语

通过对比目前尚未全文公开的契丹小字《故侍中墓志铭》、契丹小字《耶律斡特懒郎君墓志铭》的世系表与已知的汉文《耶律善庆墓志铭》的世系表,发现契丹小字《故侍中墓志铭》的墓主人内懒·藁奴即汉文《耶律善庆墓志》的墓主人耶律善庆。耶律善庆在《辽史》中记载为耶律藁奴,其汉文墓志中的婚嫁、任官经历、家族构成等都为今后解读契丹小字《故侍中墓志铭》与《耶律斡特懒郎君墓志铭》提供了很好的对译材料。

【作者简介】李思齐,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契丹语言文字、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

①公企公可拆成词根公企-与词缀公。公企有形容词“近”的含义。如《故耶律氏铭石》12行可见“公企 木关乔 圣化由 屋公列”(近亲远知)。又赵哈申高娃将公企公解释为族(赵哈申高娃:《新发现契丹小字〈耶律贴不太师墓志碑〉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吴英喆指导],2019年,第15页)。可知公企公亦有形容词“近”的意思。揣度前后文似乎赵哈申高娃之解释行得通。则敌鲁郎君或并不是墓主人内捻·斡特懒的亲弟。

②胡娟、姚崇:《辽耶律休哥世系考》,《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十辑)》,第193页。按,墓志盖的“墓至”为“墓志”之讹。